



此路不通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里三篇鼓詞都是反映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迷路記”用漁鼓的形式描写刘介梅忘本回头；“一瓮黄粮”写一个老婆婆吵供应粮，被儿子用巧妙的方法揭了底；“此路不通”写一个农业社員，一心想做生意賺大錢。結果蝕了本。

此 路 不 通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新出字第1号

新华書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惠風製本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开· $\frac{15}{16}$ 印張·19,000字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統一書号：T10106·134

定 价：(5)0.09元

K27
H51

目 录

迷路記.....	郭寿、李兆普 1
一瓮黄粮.....	王英、陈祝三 17
此路不通.....	周运来 25

迷 路 記

郭 寿 李兆普

說的刘介梅，
从前討过米，
現在生活甜如蜜，
他偏不滿意。

提起解放前，
全家受熬煎，
沒得吃來沒得穿，
无奈去討飯。

正月是新春，
介梅八岁整，
手里掂起打狗棍，
走进高家門。

地主高弼生，
吃酒过新春，
殘酒剩肉吃不尽，

倒給狗子吞。

介梅剛到門口，
他趕出大黑狗，
咬住介梅腿上肉，
鮮血滿地流。

痛的泪滿面，
地主罵翻天，
拳打脚踢把他趕，
左膀被掀斷。

介梅剩口气，
地主還不称意，
他說鮮血冲財气，
要介梅去洗地。

两个小妹妹，
餓得泪直滴，
爹要送走亲闺女，
去当童养媳。

半天娘才开口：
“十岁还不够，
几是娘身一块肉，

爹說：“莫痴心，
救她两条命，
拋儿舍女誰忍心，
为的是放生！”

妹妹随爹走；
回来拉哥手，
滿眼流泪張几張口：
“哥哥你小心狗……”

风吹雪花飞，
夜宿古庙里。
大雪扑門討不到米，
爷爷断了气。

棺材买不起，
爷爷睡光地，
全家一床破棉絮，
送老到土里。

全家哭号啕，
怎么活得了？
爹媽商量一通宵，

天明去找保。

找到高弼生，
佃他田来耕，
明知进了閻王門，
不佃命难存。

起早搭黑干，
偏偏遇天旱。
車水借他谷四石，
本利要加倍算。

谷子登了場，
共打十石粮，
五石稞租六石賸，
还差一石交不上。

爹把嘴唇咬，
娘的泪直掉，
汗水流成河一条，
换来几捆草。

腊八又祭灶，
轉眼年来到，
地主家里放鞭炮，

穷人苦难熬。

打手二十多，
进门就端锅，
全家赶出门上锁，
哪里把理说？

腊月二十九，
空剩两只手，
风卷大雪迎面吼，
该往哪里走？！

讨得草一把，
墙角把夜过，
天明逃回上巴河，
娘病又受饿。

讨碗芥菜粿，
一心想救妈，
妈妈病得难讲话，
怎么吃得下！

娘把介梅喊：
“哪年把身翻？
哪年吃顿白米饭，

娘死也心甘！”

听了娘的话，
心里象刀扎，
手上饭碗掉地下，
打成碎渣渣。

菜粑没到嘴，
娘已断了气，
介梅呼天又喊地，
娘再不答理。

母亲死得惨，
父去当长年，
介梅帮地主把牛看，
何日才见青天？

平地春雷响，
来了共产党，
访贫问苦下了乡，
介梅见太阳。

送来好白米，
还有新棉被，
介梅擦干伤心泪，

加入土改队。

“只要能出头，
伸冤又报仇，
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不怕刀砍头。”

胆子比天大，
前去抓恶霸，
敌人团团包围他，
都被他打垮。

好汉刘金刚，
加入共产党：
“我的性命亏了党，
党是我的娘！”

分田六亩三，
耕牛犁耙全，
又找爱人结婚缘，
生活蜜样甜。

屋里百不缺，
夫妻亲又热，
日子越过越要得，

思想开倒車。

抬头六亩三，
低头打算盘，
誰不图个吃喝穿，
总得要有錢。

夫妻打商量，
再开三亩荒，
将来开个小榨房，
比当干部强。

妻子翻白眼：
“哪里有钱？
年年粮食得吃一半，
无粮也枉然。”

介梅把妻怪：
“你看曹其斋，
人家就是靠放債，
一年几百块。”

“干部去放債，
有人把你怪。”
“这是周瑜打黄盖，

有人情愿换。”

統購到了乡，
家家卖余粮，
他五石只卖一石五，
留下好放赈。

本村刘明海，
全家把病害，
几亩洼地遭天灾，
难得揭鍋盖。

明海来借款，
介梅暗喜欢，
借出四块四角錢，
折成谷一石。

“今天过新年，
对你講方便，
年底要把本利还，
谷子整两石。”

一心走邪道，
工作不想搞，
三天两头往家跑，

看利錢收多少。

农业合作化，
人人勁头大；
介梅連夜跑回家，
半天不說話。

家里已把名报，
他說太早了，
放債囤粮不能搞，
急得双脚跳。

爹說：“你真糊涂！
这是阳关路，
社会主义好前途，
亏你是干部！”

“干部有啥好？
日里夜里跑，
就是討飯被狗咬，
也比当干部好！”

“介梅你喪天理，
忘恩又負义，
祖宗三代都討米，

是誰救了你？”

介梅不敢辯，
暗地就埋怨：
“只当土改沒分田，
不如搞单干。”

县里来通知，
参加鳴放会，
介梅早把良心昧，
会上放毒水。

“粮食吃不飽，
要穿布又少，
买肉买油都要票，
誰說生活好？

統購和統銷，
最好取消掉，
当干部受气真不少，
不如把米討。”

听他发謬論，
哪个不气忿！
会上展开大辯論，

紛紛把他問：

“囤谷不能搞，
你當然說不好；
舊社會沒有統購統銷，
你為何把飯討？”

“你衣服好几套，
毛衣加皮袄；
舊社會沒人發布票，
你怎么打赤条？”

“你香油把菜炒，
吃肉也不少；
舊社會買肉買油不要票，
你为啥尝不到？”

“不如你討飯好？
討飯你被狗咬；
農民生活沒提高，
你怎么帶手表？”

“揭開你葫蘆蓋，
私房二百塊，
五石存谷不肯賣，

暗放高利貸。”

“利錢加一五，
能收百石谷，
介梅你變成大財主，
要窮二百戶。”

“大家受貧苦，
你去當地主，
萬人受窮一人富，
這是什麼路？”

生活大改善，
嘴說不能算，
介梅的家財運到縣，
擺開來展覽。

介梅進了城，
標語滿街紅：
“資本主義是火坑，
此路走不通！”

你說他也講：
“介梅壞思想，
忘恩負義攻擊黨，

他心是怎么长?!”

躲了一整天，
不敢看展覽，
不是恨来不是嫌，
理屈不敢言。

等到大家睡，
越想越慚愧，
一根洋蜡拿手內，
偷看展覽会。

手摸破棉袄，
心里如刀搅，
祖孙四代傳家宝，
保存到今朝。

摸摸破补釘，
补了五六层，
渾身猛然打寒噤，
心里一陣疼。

从头看到底，
自己問自己：
“刘介梅呀，刘介梅！